

民國卅一年

四川人

葉育之編

目 錄

一、引言	葉育之
二、四川精神	張其昀
三、四川治亂爲國家興亡之關鍵	蔣中正
四、川滇黔三省的革命歷史	蔣中正
五、四川應養成之新風氣	蔣中正
六、四川治亂與人口問題	任筱莊
七、川亂歷史性	任筱莊
八、四川省長之選格	新民報
九、川賢平倭美談	王芄生
一〇 雙十節與四川人	張 羣
一一、四川人	新新新聞報社
一二、四川人應該奮勉的兩件事	張 瀾
一三、歷史上之四川人物	彭革陳
一四、四川先亂後治的我見	葉育之
一五、五年來川人對抗建國的貢獻	葉育之

MG
K297.1
3



3 1764 1138 1

一、引言

葉青之

讀者有問於余曰：「君編『四川人』一書，意在道川人之長乎？抑評川人之短乎？余應之曰：『否否，余家在川，已歷七代矣，余長於斯，游於斯，祖宗墳墓葬於斯，語其短則曰：『噫！噫！』道其長則非所獲也。』」客曰：「請！吾子編輯此書，其主旨安在？余應之曰：『主旨在評，蓋全人客與地評之資料，以明川人之真像，混除主客畛域之觀念，以期精誠團結完成抗爭之使命而已。』」

自抗戰以來，承認川省為民族復興根據地，因各方所期望於川人者至殷，故求全責備於川人者亦至切，年來各報雜誌譯川人之文字，見於報章雜誌者不鮮，茲擇選輯數篇，加以說明於下：

一、四川精神——文公為浙江大學史地教授張其助先生所作，前年曾登載於大公報，讀此篇者對川省山川形勢與章人物，已有一個輪廓，故則諸篇意。二、四川治亂為國家興亡之關鍵——川滇黔三省革命歷史——「四川治亂為國家興亡之關鍵」，以上三篇，均係總裁於二十四年在成都峨邊分別演講，第一篇說明川省地位之重要性，第二篇敘述川滇黔三省軍民過去革命與之榮耀歷史，勉勵我川人奮發自強，第三篇講演救川之道，須先振發人心，轉移風氣，並提出「播種、誠、公、勞、儉、嚴」六個目標，裨益於川人修養方面者至鉅。三、四川治亂與人口問題——川亂歷史性——一篇，為南充任筱莊先生所作，根據四川治亂循環歷史，指出川亂滋結所在，實為人口膨脹，主張移川過剩人口，以充實西康國防，一針

見血，不愧名作。「四川省長之選格」一文，係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成都新民報社論，歷敘古今治蜀者之成績並加以批評。「川賢平倭美談」一文係王克生先生於二十八年二月廿日在成都播講的，讀此文後，已知川人抗倭不自今日始也。「雙十節與四川人」一文為兼理川省主席張西軍於三十年國慶日所發表，其內容係追敘四川革命黨人與雙十節事前事後之關係，勉勵川人本着民主制度之精神，來完成抗戰建國之使命。「四川人」一文係二十年雙十節後三日成都新新聞報社所發表，意在指出外省人對川人錯誤之觀念，並希望川人自愛自修，對外省人泯除畛域捐棄成見。越三日南充張表方先生又繼續在成都各報發表「四川人應該奮勉的兩件事」一文，第一他希望川人起來爭取政治民主化，第二他希望川人，趕快去學外省人的長處，老成持重，確有見地。「歷史上之四川人物」係南川彭革陳先生今年在本市各報所發表，意在宣揚歷史上立德立功立言之四川人，以啟發來者。最末二篇係編者所撰，以補前此數篇之未盡，第一篇「四川先亂後治的我見」意在打破「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的傳統歷史觀念，而確立「四川為民族復興根據地」的新歷史定則。第二篇「五年來川人對抗建國的貢獻」係統計抗戰五年以來，川人對於人力財力物力各方面所貢獻於國家者究有幾何，以期再接再厲，奠定民族復興之基礎。

以前十二篇，大都係各方批評川人之資料，內容是否正確，是否事實，則又待讀者自加審察，自知鑒識，讀者儘負介紹之責而已。

二、四川精神

張其昀

鞏固西陲，興復祖國，此四川省歷史的精神，亦爲其時代的使命，茲就研究史地之一得，條舉四川省過去對於國家之貢獻，草爲是篇，以勗國人。

昔人有言，「雲霞傳天，異彩同爛，花萼發樹，殊色互妍」，四川精神係中國精神之一分子，惟其憑依於地理的特性，則能發揚而成區域的精神，言國魂之內容，有特性，有個性，如能瞭然於各地之特色，則綜而觀之，於我中華之國魂，益興偉大莊嚴之觀感，本篇乃一引端，其他各省之民性，俟有機緣，分別述之。

四川爲一完美之盆地，此稍習地理者類能言之，遑論接毗、環列四周、淺谷平曠、居於腹心、蜀江爲經、衆水緯之、咸從三峽奔騰而出，盆地之內紫色頁岩及砂岩觸目皆是，故可稱曰紫盆地、（前人多稱四川爲紅盆地，實則紫棕色土壤較紅色土壤分佈尤爲廣泛，稱爲紫色盆地或較佳）、語其特色，則盆地本身，高出海面在六百公尺以下，而西北之岷山山脈高至三千至四千公尺，冬季寒風不易侵入，故水綠天青氣候特爲和暖，「秋冬如春，暮夜多雨，」冰雪不常見，闊廣的熱帶之植物，如甘蔗橘柚荔枝榕樹等，蜀省皆能生長，而爲長江下游諸省所不見，此其一。

盆地之形狀略如幾何學上之梯形，梯形之四週，以廣元雅安緞水奉節四縣城定之，其上邊之長約四百公里，下邊之長約六百公里，上下二邊之距是謂向，約達三百五十公里，盆地之內除成都平原外，地形參差，皆爲低勢邱陵，因岩質疏鬆，土壤甚厚，山坡實開爲

梯田，其爲沃美，民勤耕作，幾無曠土，復有山林竹木鹽鐵礦產之饒，此其二。

本省水濱由岷江嘉陵二大系統會歸長江，都市多位於河流之會口，負山瀕江，舟楫暢通，加以居民敏慧工巧，長於貨殖，以所多易所鮮，百業所需，殆可自給，地大物繁，人口殷富，夔門以內，可謂別有天地，此其三。

四川盆地雖僻在西方，自爲隔離，而自秦漢以來，已藉秦嶺谷道，與關中相溝通，六朝南宋，國都南遷，蜀船浮江東下，滔滔千里，物物之轉輸，思想之交換，內外相維，合爲一體，四川爲中國之四川，斯更具有偉大之價值，此其四。

諸葛孔明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險塞則可以籌戰守，沃野則可以出軍需，自秦漢以來，迄於南宋，蜀中賦稅皆爲全國最，由廣義國防言，四川實爲中國最重要之經濟區域，此乃自古而然。

秦漢之統一中國，實賴關中與四川二盆地之物力，所謂棧道千里通於蜀漢是也，史稱秦惠王西并巴蜀之地，立建蜀郡，秦益富強，東向而定中原，項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關中，都南鄭，是漢之初興，亦發費巴蜀之饒饒，秦時以李冰守蜀郡，於灌縣岷江中流，鑿離堆設都江堰，（深淘灘淺築堰），因勢利導穿渠灌漑，二千年來民食其賜，成都平原（面積約六千公厘）之水利爲世界所罕稱，冰旱無憂，不知饑饉，蜀人對治水之李冰，尊之爲神，號曰川主，固其宜也。

四川古稱蠶叢之國，其地宜桑，其民重蠶事，蜀之美錦載于隋書地理志，絲綢綾羅織文纖麗，俱稱極妙，蜀人以成都附郭之水，潔錦鮮明，故又名錦江，四川之紙，唐時已爲

名產。李義山詩「浣花箋紙桃花色」，卽謂此也。印刷傳與紙幣，均爲中國所發明，溯其淵源，均與蜀紙有關。唐末大亂，學校衰廢，惟蜀中刻板印書，文物稱盛，宋慶曆間（十一世紀中葉）蜀始有交子，後通行於全國，蜀人以鐵錢重，不便貿易，交子乃以楮爲錢，卽紙幣之起源。

南宋初年，求道書於四川，以其不經兵火，所藏官書多也，四川產茶宋明以來，成都重慶閬中等處皆置茶倉，賣與城民易馬，茶馬貿易乃吾國邊疆政策之要務，左思蜀都賦云「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蜀鹽取之於井，利澤被於西南諸省，四川又富木材楠木梓官而良，明初北平建築宮殿，卽採辟山楠木爲之，地下富源之開發亦甚早，戰國時丹砂爲貴重塗料，蜀毋婦清，守丹穴而擅其利，秦始皇爲築懷清宮，在今南川縣，邛崃縣古置鐵官，太史公稱臨邛多富人，卓氏尤著名，卽山鑛錢，用鐵至富，餘如葛布桐油之屬，均見稱於史，西漢時蜀布曾遠輸印度，流傳於中亞細亞，桐油今且成爲抗戰期中吾國最重要之出口貨，而川省所產爲獨多云。

唐時有揚一益二之稱，謂當時都市之繁華，自長安而外，以揚州爲最，而益州次之，唐時成都稱爲南京，長安有事，輒以益州爲行都「蜀者國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通鑑武后元宅元年）南宋之初，吳玠吳玠兄弟統兵有法，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根本之地遂固，蓋以上流之勢全在於蜀，川陝駐兵，在全國爲之強，時蜀土富實，無兵革之擾，稱爲樂土，四川之政治區域，在唐時因岷江嘉陵二大水系分爲二區，宋時始分爲四區，四川之名，實本於此，顧亭林日知錄有云，「唐時劍南道止分東西兩川而已，至宋則爲

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謂之川峽四路，宋益州路治成都，梓州路治三台，臨涪江，利州路治廣元，臨嘉陵江，蓋陝西漢中爲巴蜀之屏蔽，廣元三台均在川陝交通幹線之上，可知川峽四路之劃分，特重於川北要衝之地，實適合於當時國防計劃之需要。重慶之名起於宋代，以其地界紹慶順慶之間，故名，紹慶今彭水縣，順慶今南充縣，重慶合巴蜀之衆水，控瞿塘之上游，爲川省第一河港，南充爲嘉陵江中流之要港，彭水則位於長江支流，黔江（卽烏江）沿岸，自彭水溯江而上，可通黔省之思南，又爲川湘與川鄂間山區間道，控扼四省，用兵者恆以此爲出奇之道，現在川湘公路自重慶經綦江彭水等地以達長沙，川鄂公路自彭水附近分歧，經黔江縣可通湖北恩施巴東等處，可見今後欲自四川而出東南沿海諸省，仍當以川南紹慶爲交通樞紐，知新足以溫故，此類是也。

四川遠引遼陞、旁通八省，湘鄂而外，西南如貴州雲南西康諸省，西北如陝西甘肅青海諸省，其安危輕重之勢，均以四川爲樞軸，所謂與蜀盛衰者也；由蜀入陝之道曰劍關（一名梁山，在劍閣縣），其入甘之道曰陰平，前者險而易知，後者僻而易忽，故出奇制勝者由之，鄧艾入蜀。經平武摩天嶺，卽古之陰平道，自成都沿岷江而上，經灌縣茂縣至松潘，北越岷山疊山，接甘肅之臨洮夏河等地，青海草地與川省之交通，卽由此道，松潘控扼西北，爲咽喉要地，川省與滇黔之交通。一由綦江趨遵義貴筑，一由赤水趨畢節威寧，一由宜賓趨東川昭通，今日昆明重慶間之公路有東西二道，以及建築中之敘昆鐵路，卽循上列諸線，諸葛武侯之南征。越大渡河鴉隴江，取道越雋西昌會理，是謂第五線，唐時於大渡河設清溪關，以通南詔，卽此道。滇黔爲高原，俯臨四川盆地，有高屋建瓴之勢，至

屏崖邊境，高山雪嶺，橫列天際，交通更爲艱阻，內地與西藏之交連，唐時皆取道青海，清代沿定川康藏線爲正道，四川省爲我國西部之重心，得其人則治以安，否則蜀土殘破。中國亦爲之虛耗，顧景范論四川形勢有云，「以戰爲守，守必固，以守爲戰，戰必強」。故漢唐宋明之世，屢能將相之才，保茲西土，而又久於其任，故卓然各有稱述。

自古置郡縣，必築城隍以作捍蔽，城隍所以保衛民族，故各地神廟皆崇祀有功臣族之人物，宋以來城隍之祀遍於中國，大抵各指一人以爲神之姓名，如舊寧波鎮江寧國諸府城隍廟皆祀紀信，四川西充縣有漢將軍紀信廟，世傳將軍邑人也，今縣中紀姓尙多，漢高祖困於滎陽，將軍死焉，彼爲漢代建國而犧牲，吾民崇祀之也固宜。虞允文（仁壽人）爲宋金之役之名將，曾與大將吳玠經略中原，謂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時秦檜當國，蜀土多畔棄，檜死不久，允文復進用，采石磯之役，大挫金兵，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明時秦良玉（忠縣人）本女土司，有胆識，善騎射，又長於文詞，時關外危急義切勤王，曾遠征遼西有戰功，以女子而能親歷行陣，爲國禦侮，實爲中外歷世所罕見。明代平定倭寇川人亦著有功績，見近人王芑生「川賢平倭美談」一文，茲不贅述。顧國史所褒美者，不僅爲少數豪傑之士，尤爲滿意川軍全體之戰績，川人質直好義，自漢代關通滇黔，皆發巴蜀卒治道，諸葛武侯以巴蜀之衆，抗衡中原，西晉王濬於益州造船，載水軍浮江而下，直達金陵，遂以滅吳，唐太宗伐高麗，於劍南道造舟艦，自巫峽抵江南，復沿海至山東而抵朝鮮，可謂大舉。近世如清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川軍赴援西藏，越雪山破廓爾喀（即尼泊爾）之都城奏凱而歸，其克服環境之能力至爲可驚，是役也，國軍

讀中國地方教育之發達，以四川爲先進，漢書循吏傳稱文翁爲成都人（今安徽舒城縣）。

景帝末爲蜀太守。竟講堂於成都，親自教誨，又選蜀士十餘人，赴長安受業數年乃還。皆有成就，至武市時乃命天下郡國皆立學校置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自文翁倡。蜀士爭書彬彬輩出，此於蜀實爲司馬相如、楊雄（皆成都人）之徒，以文章冠海內，其規模宏遠之致，實堪與漢之國勢相稱，其後唐有陳子昂（蜀洪人）李白宋有蘇氏父子，元有吳棖（仁壽人）明有楊慎（新都人）皆以文辭表厥一代，領袖百家。李爲蜀之彰明人（楊慎引其上多長史書與楚范曄賦，及他諸詩句以證）李白之詩，清如奔放，光明如海，爲揚子江流域最大之詩人，杜甫爲河南鞏縣人，在黃河沿岸，後避地入蜀，成都草堂，爲其寓居之處，其所作變州之詞，多至四百餘篇，「李杜文章在，光燄萬古長」，長江大河各有代表，作綜合造化之工，似適勁之筆，入地相應，洵有然也。眉山蘇氏父子，究心議論，與韋諷陸賈相類，當時稱爲蜀學，東坡之文縱跌橫宕，自稱作文如行雲流水，爲吾國文學中最富於機趣者，蜀中山水秀麗異常，「錦水繁花添麗澤，峨眉明月引飛觴」錦江峨眉間所產文士爲尤多。

蜀中史家首推蜀首領之陳壽，南充人，以私人之力撰二國一書，精核謹嚴夙稱良史，孔明抬蜀之功績亦賴此書以傳，北末范祖禹華陽人，勸司馬溫公修晉治通鑑，唐一代之事跡，出於其手，南宋李心傳，非研人，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續資治通鑑長編二書，於治鑑興亡禍終明報，爲兩書以冰野史之叢詳者，唐代李肇有資治通鑑長編，宋王彥壽有資治通鑑長編，宋王彥壽有資治通鑑長編，宋王彥壽有資治通鑑長編。

人俗姓何）著書二百餘卷，善比較研究，上爲以醇陸學作總結，下爲宋明道學開先聲，乃中古學術上關鍵人物。張栻係名將張浚之子（廣漢人），乃南宋理學名冢，講學長沙，於蜀有反疎，其弟子傳之入蜀，其後蜀學之盛，湖湘間反不如也。如南宋末年之魏了翁（蒲江人）覃思經傳，造詣甚深，四川在明季父祖最鉅，學者如費密（新繁人）唐凱（達縣人）輩，皆避地江蘇，費居吳江，著燕峯文鈔，唐居吳縣，著潛書，並爲清初之思想家，至晚清蜀學乃復盛，至今西蜀輒多士，腰纏平敵之策，每陳宏闢之概，猶眉山蘇氏之追風。吾浙陸放翁嘗游巴蜀，樂其風土，有終焉之志，宿留殆十載，宋孝宗越台東下，然心未嘗一日忘蜀也，是以題其所爲詩卷曰劍南詩集，其名句有曰，「馬影斜陽經劍閣，鷓鴣清曉下瞿塘」劍閣瞿塘，古今所謂水陸兩關也。今春由柱入川，取道貴筑，直指重慶，未能親臨放翁詩中之仙境，居巴渝僅旬日，復因事飛航渝南，唐工物入蜀紀詩所云「探江山之俊美，觀大地之奇作，丹壑爭流，青巖難遠」，紫巴盆地之偉觀，不意和於空手覽觀之，留蜀之時雖暫，而山川之風名者至深。竊謂司馬相如乃最偉大之四川人，不但其文學冠冕一代，武帝時過西南夷有功，可謂開發西南之元勳，其論巴蜀父老一文有云「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振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或後，解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加踵，入懷忿心，如報私讎，豈樂外惡生哉，計遠慮深，急國家之難也」中華民族之國魂，亦即今日全民抗戰之精神，已於此又充分表見之。諸葛孔明曰二十七歲創業西南，至五十四歲殲殘軍中，一生大部分之精力皆在四川，出師表所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宏毅忠壯之態實可視爲四川精神之最高代表，西南之

邊疆民族，至今猶崇拜孔明不衰，一用兵之道，攻心爲上，其明效如此。昔司馬相如之南征，其目的在開通國際大道，中稱爲與唐蒙「四關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雲南由此入中國版圖。初武帝元狩元年（西元前一二二年）博望侯張騫自大夏歸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得蜀賈人市，或曰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身毒卽今印度」，從犍子江上流直達印度洋之國際大道，本爲漢武帝時之理想，司馬相如等所負之使命竟於二千年後抗戰之今日，由理想而漸成爲事實，此亦司馬相如所謂計遠慮深，爲國家之難也。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根深葉茂，其故曰，鞏固而隆，復興祖國，爲四川省時代的使命，亦爲其歷史的精神。

（編者按元代始置四川行中書省，四川實由於本省有岷江嘉陵江沱江金沙江四大江而名，張氏謂宋時始分爲四區，所謂四區，卽指上四大河流而言也。）

三．四川治亂爲國家興亡之關鍵

（總裁在二十四年十月十八日講演於成都行轅）

我們四川據長江上游，山川險固，民物富庶，自古論中國形勢，都以四川爲首，荆襄爲胸，吳越爲尾。現在我們就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來講：中國的精華——國家生命的根基是在長江流域。長江流域不能統一安定，無論是華北或華南都不能統一安定。我們四川既居長江上游。又是本部各省之中擁有最廣的土地，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富源與最好的形勢之所在，所以四川的治亂，不但影響長江流域的治亂，而且可以定整個國家的治亂。

古語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平蜀後平」，由這句話就可以知道：四川亂則天下將亂，四川平則天下已平。四川對於中國的關係既如此重要，四川軍人的責任也就特別重大。現在各位將領感於匪亂外患之嚴重，激於愛國保種之大良，與劉總司令共同一致來誠心誠意擁護中央，毅然以安內攘外救亡復興之大責引爲己任，實在是國家前途最大的一種光明！大家今後對於國家民族也必須盡最大的努力，負最大的責任！（下略）

我們要真正訂大計劃，亦要待統一，至少要長江流域能夠統一，如果長江的首都——四川，不能統一安定。那末頭腦動亂，全身必不能安定，新的國家無論如何建設不起來！所以今後國家的治亂興亡，根本還是要看我們四川如何。國家如果由治而興，四川一定是功首，國家如果再亂而亡，四川難免爲罪魁！所以現在要亡復興。當以穩定四川統一長江以鞏固國本爲第一要着。大家要曉得：今後的外患，一定日益嚴重，在大戰爆發以前，華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樹立偽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們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夠安定，長江果能統一，腹地能夠建設起來，國家一定不會滅亡，而且一定可以復興！日本人無論在東四省或者將來再在華北弄什麼偽組織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們的死命！我們今後不必因爲在華北或長江下游出什麼亂子，就以爲不得了，其實沒有什麼！只要我們四川能夠穩定，國家必可復興！前回我在軍官團和大家說過：即使我們只有我們川滇黔三省存在，仍舊可以復興，其實不必說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了我們四川一省，天下事也還是大有可爲！只要我們能努力自強，有四川一省，一定可以復興民族！我們中華民族素來是能以堅忍自強勝人的。古來多少時代都是講究修德行義，充實內部，然後以王道的武力向外發揚。

的。所謂「文王以百里而王」，「夏少康以一縣中興」，「湯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所謂「湯始征自葛藪，十一征而霸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都是講這個道理。我們既明白了這個道理，就不會說地方小不能復興。要曉得地方愈小，精神愈團結，事業愈實在，力量愈充實而集中！如此，國家求不能復興的道理。我不是誇張的話：我能自信而且屢次說過：我那一天遇到危難，那一天就可以成功！我就是下定決心非勝利不可！我們不怕敵人兇狠，不怕國難嚴重，只怕自己精神不團結，工作不實在，力量不集中，不怕我們的地方小！只要剩了我們四川一省，就可以復興中國！我這一段話的意思只是說明四川對於整個國家興亡的關係之重大。並不是說我們以爲只要四川，其他的地方都可以放棄。當然，每一寸的國土，都是我們祖先幾千年來心血的結晶，——最寶貴的遺產；都是我們國家民族永遠安生托命之所，我們那裏可以隨便放棄，那裏好不以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的力量來保持到最後，這個意思，想必各位都很明白，決不會以辭害意。（下略）

四、川滇黔三省的革命歷史

（總裁在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講演於峨眉軍訓團）

今天我要對各位講的，就是川滇黔三省的革命歷史，與我們軍官團團員的地位和應負的責任。大家要知到：我們川滇黔三省的軍民過去在革命歷史中的地位是非常之重要，也是非常之光榮的。

第一、大家曉得，我們革命黨自五十年以前，就在總理領導之下致力於推翻滿清，

建立民國，最後成功的一次，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雖然早起義於武漢，但是武漢起義之先，還有一個革命發端的日子，這個日子，就是在四川。當時四川一般革命黨員，在我們黨總理指導之下，反抗滿清，他們就藉川漢鐵路官辦商辦的問題，來宣傳主義，激動民衆共同一致的從事於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那時滿清政府調了許多兵到四川來極力的壓制四川的革命黨員，我們革命黨員拚命和他反抗，結果帶領滿清軍隊入川的端方，就死於四川革命黨之手。因此全國的革命勢力，就一天天擴張，同時因為原駐武漢一帶的滿清軍隊調到四川來了，武漢因而空虛，於是武漢的革命黨得以乘勢伺隙，在辛亥年十月十日那天發難起事，義旗一舉，全國響應，由此達到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目的，完成了初步的革命，所以辛亥革命，雖然是起義於武漢，實則發端於四川。四川保路的風潮實爲辛亥革命的導火綫，在武漢起義之後雲南貴州和四川一般軍人與民衆，先後將本省的滿清勢力剷除，並派人參加南京臨時政府的組織，成爲共和國最力的支柱，可見在建立民國的革命事業上，川滇黔三省，實佔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四川實爲革命的發祥之地，這實在是我中國革命歷史中四川最光榮的一頁。

袁世凱到了民國四年，袁世凱背叛民國，帝制自爲；各省的軍人差不多都被他收買或是投降他，跟着我們川滇黔三省有很多軍人始終反對帝制，擁護民國，雲南軍隊就首先倡義獨立，樹起護國倒袁的旗幟，聯合川滇黔三省軍隊和袁世凱在四川的軍隊作戰，因為川滇黔三省的革命軍人共同一致，不怕艱險，努力奮鬥，終能戰勝袁世凱，自私自利帝制自爲反革命的北洋軍，再將我們中華民國恢復轉來。所以川滇黔三省軍隊。這一次在中華民國

史上又得了再造共和之功。在革命歷史上，又占了最光榮的一頁。

再次，到了民國六年，張勳復辟，要想滅民國恢復滿清，我們總理率領了海軍到廣東組織軍政府和滿清的殘餘勢力奮鬥，當時川滇黔三省的軍隊黨部和全體人民曾一致推戴總理，擁護軍政府，反抗復辟，這是川滇黔三省軍人和民衆擁護、總理，維護民國之三次最大的光榮歷史。

從上所述歷史來看，我們川滇黔三省現在一般將領和一般軍人在過去建立民國，維護共和的革命事業上，你們的功勳何等偉大，歷史又如此光榮，這是何等崇高的地位和寶貴的歷史！（下略）

五、四川應養成之新風氣

（總裁在二十四年六月二日
於成都行轅對各紳耆語）

中正到蓉，適已一週，本擬早與諸先生晤談，因事略有耽擱，今日特邀請來此，共相商討，藉貽教益。適聞諸先生所論，皆屬高明切要，可謂至理名言，對於今後之川事，實有莫大關係，不僅川事，即整個國事，亦非依所論之原則辦理，不足以言治也。

諸先生久處鄉邦，對地方一切實際情形，以及各種興革事宜，必一一詳察而灼見其多，中正毋庸再贅。但往事太多今日實無暇論列，不妨令其與時俱進，吾人所願應研討者，厥維今後對於剿滅赤匪，建設四川之工作，應如何推進。關於此點，深望諸先生隨時告以所見，共同策劃，使匪患速平，川局早定，全省同胞得以安居而樂業。

諸先生所期望於中正者多，惟欲拯川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早使其安居樂業，非中正帶幾許兵與幾許餉所能成功。蓋今日四川之問題，非兵之不多，非餉之不足，而實爲人心之陷溺，風氣之頹敗，此而不能振拔轉移，則任何努力，終歸成効，一切事業，將無希望。反之，若人心振作，風氣一新，則激盪鼓舞，必成莫比禦之勢，而使人人有不期然而然。故振拔人心與轉移風氣，實爲今日剿滅赤匪，建設四川之根本要圖，切盼諸長老賢士，本「興亡有責」之言，奮救鄉救國之心，負起責任，努力於此。必先使風氣一新，然後新四川之建設乃有可言，新四川倘能建設成功，必可爲模範之省區，復興民族之基礎，使我中華民國日臻於統一安固而進於文明昌盛之域也。

關於振作人心，轉移風氣，所需之條件甚多，要在政府當局與一般社會領袖之能確定目標，以身作則而從多方面共同努力。茲就中正昔所勉者與今日諸先生所述及而確爲今後川省所急宜養成之新風氣，分述八項目標如左：

一曰拙。就物而言，四川恃天獨厚，實爲最富，絕不可謂窮。就人而言，中正以爲川民之智，甲於全國，第以聰明過度，轉致弊病叢生，演成有利則爭先攘奪，惟恐落後，有難則爭相規避，惟恐不及，人人欲取巧，欲討便宜，而結果人人皆失敗皆吃虧。此種聰明自誤，良可浩嘆！故今日欲振拔人心轉移風氣，首當勸民以拙。天下真事業，皆由誠實努力艱苦奮鬥而來，既不能取巧而成，亦決無便宜可討。且天下事物變化萬端，末世人心巧詐百出，吾人惟有以拙制巧，以實破虛，然後能有所就。轉移風氣，救川救國之道。

此其首要，故望諸先生以樸拙爲川民倡。

二曰誠。一不誠無物，一主誠如神。立身立國，由來以開誠心爲第一要道。今日人心浮僞，相習於機械，詐已極，川省近年紛亂，積弊尤深，勾心鬥角，成爲風氣。自今以往，吾人應除此病根，力矯時弊，以道義爲宗旨，以忠誠相感召。古人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我政府當局與社會領袖，果能矢其忠誠，爲民倡導，未有不能於最短期間，使人心振奮，風氣一新者。

三曰公。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自古惟能開誠心，布公道，「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始可以成功立業，有爲於天下國家。今日人心陷溺，在於自私，私心既存，詐僞乃作而爭奪以起，於是不張，禍亂無已。四川之往事，蓋中此私心之深矣！今後吾人欲振拔夫私，轉移風氣，矯亂反正，救省救國，必以「大公無私」爲全省同胞勸。

四曰勞。凡欲移風易俗，皆能以身作則，而鼓鑄羣倫，尤在乎以身先之勞之。忍人之所不能忍，勞人之所不勞，爲人或避免艱難而藉端苟安，我必責其任艱，以自苦爲極。必如此精勤刻苦，捨身爲國，克己愛人，然後可以感人之心，使咸以艱難苟安爲羞，懷利忘義爲恥，而自發奮奮隨我而來，其進於善，從來士大夫君子之挽救人心，轉移世道，定大難，成大功者莫非藉此，中正願與諸長老賢士共勉之。

五曰儉。一國國家之敗，由於官邪；一官之敗，由於貪之多，多由貪污所引起。故廉潔之政治，實爲救底剝摧之要件與乎切實設之前提。若欲求政治之廉潔，貪污之絕跡，在政府必嚴申法紀，整飭官風，在社會則宜倡儉約，以矯正奢侈之惡習，剷除放縱之心理，而養成節儉廉

正之美德，所謂一淡泊明志一，一儉以養廉一者，此之謂也。按四川現實情形，大多以民衆之痛苦生涯與極少數人之窮奢極慾，殆成兩大極端，種種禍亂於是乎作，故明禍亂必正人心，正人心必倡儉約。

六曰嚴。適聞諸先生痛切陳詞，咸以明紀綱爲今日第一要義，並引子產治鄭尙猛，武侯治蜀以威爲例。憶胡林翼有言：一不以嚴臨手段，不能顯普臨心腸一，蓋一治亂用重，事非得已。四川歷年紛亂，不治已久，今而後如何澄清吏治，整飭官規，除貪暴而懲刁頑，亟應以至公之心，行嚴明之政，政府當局與社會領袖應共同以整飭紀綱明罰飭法爲更始之首務，則彈亂於無形，除弊以興利者大矣。

今日適諸先生來此晤談，得聆益教，至爲欣感，特提出以上六字共同討論，諸先生如以爲然，即請作今後軍事政治與社會上之準則，共同努力，以作新機，並冀隨時商討，協力推進。庶幾人心振作，風氣轉移，建設四川興復與中國，皆有賴焉。

六、四川治亂與人口問題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南元任後莊）

四川爲地理學上之標準盆地，四圍崇山疊谷如環，高出海面二十米至四千米，危樓百折，從古有難於上天之喻。中間則平疇沃野千里連阡，平均高度，不過出海五六百米，氣候溫和，雨暘時若，土壤腴潤，物產殷繁，山隔水澗，悉無棄地，天惠之厚，殆出三江兩湖之上，故曰天府，又云陸海。此實四川地理上之特點，亦即四川人口問題之背景，治亂問題之關鍵也。

蓋重山四塞，則感受外患不易，而土人向外發展亦甚難，故其社會，常呈密閉孤獨狀態，沃野中衍，氣候溫和，則人之生活易而乏振奮精神，早婚多妻，廣嗣為快，故人口之增殖率甚大，惟因四圍山壘，對外交通不便，人口擴散艱難，承平既久，生齒浸繁，地不加廣，物力日竭，故其人口增殖，易達極限，既達極限，則大亂生焉。久亂之後，人口復稀，地之所生，足以資民有餘，人樂其生，重為奸辟，則雖變出惡骨，亦足為理也。歷考三千年四川史，實小治之後，必有小亂，大治之後，則有大亂，大亂之後，亦有大治，小亂之後，復有小治，因果循環，無不以人口疎密為樞機，故曰四川治亂問題，僅屬人口問題而已，茲且約舉三十年四川省治亂循環之陳迹，為一小證。

秦至漢初，二百年，小亂（秦末）

徵發頻仍，民不堪命）

前漢後期，百餘年，小治。

新漢（公孫氏據蜀期）二十年，小亂。

後漢至晉初，二百餘年，大治。（此期巴蜀人物蔚盛，有漢祿八士，蜀有其四之盛）

隋晉間（李氏據蜀前後）六十年，大亂，（流民之亂，巴蜀士嚮東徙荆湘，南入七郡，蜀

中城邑皆空，野無烟火，為川省第一浩劫）

南北朝，二百餘年，迭有小亂，（李壽徙民入蜀填實地方，謀與土人整頓，擾亂約二百季

始歸同化）

隋至唐中葉，三百年，大治，（唐初天下皆亂，蜀土獨治，玄宗幸蜀時，巴蜀富強比於魏

州，有揚一益二之謬）

唐末世，一百三十年，迭有小亂。

前後蜀，六十餘年，小治，（其時中原大亂，衣冠之族，多徙蜀中）

宋初，數十年，迭有小亂，（王小波李順之亂，由於地狹民稠耕種不足給見於通鑑）

兩宋，二百餘年，大治，（兩宋蜀土之盛，亘古所無，著於宋史者凡一百八十五人，其原

因由於承平日久，政教得人）

宋元間，（元宋爭蜀期）五十年，大亂，（自元騎入蜀，宋人抗拒，大小數百戰，殺戮之

慘，爲歷世所無，直至蜀人盡絕，全蜀乃陷，是爲蜀土第三次浩劫）

元至明末，三百二十年，大治，（自元世移氏入蜀，中經明氏橫蜀，直至明末，蜀土治平

，故明代蜀土之盛，埒於漢宋也）

明清間，三十年，大亂（自張獻忠擾蜀後，竊盜蜂起，蜀人失業，糧糈奇乏，殺人爲糧，

歷三十年之久，人煙盡絕，而後寧靜，是爲蜀土第三次浩劫）

清世，二百七十年，大治，（清間雖有教匪，髮匪，二度小亂，殺戮未多，旋即平定，其

餘皆治期也）

自元以來，二十餘年，大亂。

由上表，可知川省治亂關鍵，全在人口疏密，吏治良否，反居其次，兩晉兩宋元與明

清間之亂，爲川省三大浩劫，人口死亡，略無孑遺，查其前期，皆承平日久，生齒甚繁之

大治時期，而其後期則皆桀吏惡胥亦能爲理之大治時期也。

查自順治元年，張獻忠二次入蜀，至康熙初，三十餘年間，全蜀無寸土得免兵禍，人民捨棄百業，持戈自衛，田地荒蕪，糧食盡絕，其得免于獻逆屠殺之民，下寨回家，無以爲活，採薪掘藏，以繼朝夕，而楊展、曹勳、袁稻、武大定、曾品、于大海等，各據地相犯，尋仇不已，子遺之民無從休息，資用既窮，互掠而食，草木俱盡，殺人爲糧，甚至食及死屍，父子不避，又有無人可食，入衙殺官，官民俱盡，自鳴其指者。人煙既稀，虎豹盡出，由警遺民，亦莫能免。迨康熙初，漸招兩湖三江陝甘閩廣貧民入川領墾，歷八十餘年，至乾隆元年編審戶口，全川五道所轄一百四十一廳州縣衛所土司，共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戶，姑以平均每戶五人計算，亦僅三百萬餘人，是爲川省人口最少時期。乾隆至今，不足二百年，曾經教匪變匪兩度兵亂，徵有殺戮，然其治時甚多，休養甚厚，據民十二年海關調查，全川已有七千二百九十三萬人，較二百年前增加二十餘倍，其繁殖率之廣大，誠可驚矣，夫以等積之地，養二十餘倍之人，雖在清明盛世，尙難久安，况屬莽如亂絲之現在，川局能保不亂乎。

七。川亂之歷史性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南充任徵莊）

四川在地文上爲標準盆地，經濟上爲標準農區，此兩因素，造成四川歷史上治亂循環之定式。曰：「平治逾六十年者，亂」，大治逾二百年者，屠，「反之」禍亂逾三十年者，大治，歷數年者，平治」。

蓋治者，增殖人口之道也，亂者，消滅人口之道也，農業社會之利，在人口稀，地產有餘，民食饒足，俗不愁苦，則樂生畏罪，敬官奉法，雖有奸人誘之脅之，不能動也，不然者，人口食增，地不加廣，食衆生寡，飢寒迫窮，則挺而走險，以救須臾，雖嚴法刻刑，不能制也，或因政治優良，暫維崩潰，積時愈久，密度愈大，則崩潰之禍亦愈酷，每至人相掠食，同歸於盡，然使其地對外交通便利，則過量人口，常能向外擴散，藉以調劑密度，維持長治，如山東，閩，廣，與中歐諸國是也。四川不然，既爲重山四塞之盆地，特富安土重遷之陋習，加以地理人情，俱不利於向外遷徙，氣候溫和早婚成俗，人口增殖，原較他省爲易，故其人口問題特別顯著，影響治亂尤爲嚴切，整部四川歷史治亂關鍵，無能逃此定式者。

川省明確歷史自秦迄今，小治小亂甚多，不可勝舉。大亂至於人煙全絕者，已凡三次。姑舉爲驗：第一次流民之禍，三蜀百姓死亡略盡，（具詳華陽國志），流民本癘疥疾，禍乃至此者，時承兩漢三百年長治之後，人口膨脹已達極限，兵禍一起，民食不敷，遂互相掠殺同歸於盡也。第二次爲宋元開蒙古之禍，川缺四路，絕烟火者十餘年久。蒙古滅國四十，未曾屠絕任何地方，獨川省受禍始是其酷者，時承兩宋二百餘年長治之後，人口膨脹達極限，（宋史稱巴蜀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可見當時人口密度），偶因兵禍，害及民食，遂至互相殺掠，同歸於盡也。第三次爲明清間獻逆之禍，全川人煙斷絕者十餘年久。獻逆據蜀不及三年，兵力所及不出川東西數十州縣，而全川俱罹浩劫者，時承有明二百餘年長治之後，人口膨脹，又達於極限，遂因獻賊之亂，羣盜竄起，耕者失時，食料奇乏。

，殺人爲糧，相與俱盡也。信史俱在，纖微可徵。特此小篇幅，不便細述爲證耳。

人口膨脹已達極限，而未至人類相食同歸於盡者，在四川史上，只宋初一度。緣隋唐三百餘年川省只有局部小亂，無波及全局之禍。王孟二氏據蜀亦休養時多，殺伐時短。故入宋初，川省人口，已甚稠密，致有王小波李順之亂，史稱「益州士狹民稠耕種不足給，於晷兼併者益糶賤販貴以規利，小民大困，淳化三年青神王小波李順聚衆爲亂，曰：吾族貧富不均，今爲汝輩均之。衆至數十萬，僭號大蜀，竄擾兩川數十州縣，至道元年乃平。」其事頗類今之赤匪也。其能不至演成人類相食，同歸於盡之禍者，全恃張乖崖等爲政諸賢，善體民情，妥爲安輯之所致，亂定人稀，社會安樂，兩宋二百餘年之長治於以誕焉。

今日四川，承康熙以來二百餘年之長治，（除兩度小亂外皆爲治世）人口增殖，又達於極限矣。農村凋敝，工商破產，失業民衆，充塞城野，赤匪蹂躪其四邊，土匪騷擾於腹地，此其禍機與晉初宋末及清間，初無二致。乃則十年來蟬聯擾亂，終未演成第四度浩劫者何耶？吾人試思當六路剿赤軍隊總潰於萬源之時，使無中央軍入川以鎮懾人心，全川應作何狀？去歲亦匪運陷懋賢天廬榮名，直撲川西之役，使無邛州苦守，全川又當作何狀？今歲西南禍亂，萬一波及蜀中，全川又當作何狀？然則川省之幸，不至於人煙斷絕者，固賴當軸賢明，鑒於一髮耳，誠欲由此一髮轉爲磐石之安，則必須有如張乖崖等之勤求民隱，勵精圖治，以期消滅農村種種危機，解決人口上種種難題，庶得循宋初前轍，返於長治。然而政治已稱上軌而民不安業，軍閥裁削有限而土匪遽起，稅已減而工商不興，歲非凶而米價益昂，食人之劇已多，邊土之荒如故。當軸諸公，誠有如張乖崖其人耶，川人引

領所望也。未有如張弼崖（即張詠）其人者耶，川人將無所逃死矣。

八。四川省長之選格

（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新民報）

近日四川綏靖主任鄧錫康已行就職，各軍集團司令，就職後且商議出師，軍事似可暫一段落，唯四川省主席一職，大費躊躇，蓋敵衆歐洲紛擾，已大量增兵，晉豫皖浙蘇魯等省，同時展開浴血戰，川軍師長如王銘章諸公，已經殉難，其餘之屍身捐軀者，更不知凡幾，吾川爲抗戰根據地，人力物力財力，惟廣東差可比擬，他省皆望塵莫及，連年民氣銷沉，財政行政之紊亂，尤不可殫述，非川省之無人才，實選材管用，散之四方，其伏處四川者，皆戢羽潛鱗，而不取揚鱗奮鬪耳，若舉今日之應爲省長者，一一加以批評，聞者傷心，言者恐亦必獲罪，戰而息乎，小人欲乘君子之器者，大有人在，然觀今固宜縣否，而考古亦可知今，爰將古人之曾經治蜀者，約略臚陳，庶言者無罪，聞者亦可知警。

吾蜀爲秦惠王所滅，第一治蜀者爲張儀，楊傳萬里橋邊，尚有張儀故宅，然張被詐無賴，只知助秦爲虐，何能體卹蜀人，孟子且斥其爲妾婦之道，則如張者斷不相宜，秦冰治水，西川實蒙其利，然治水而外，似無他長，文翁治蜀，時稱風同齊魯，然有文治而無武功，公孫述雖馬稱尊，不可一世，然井蛙何足語滄海，卓果頗著收聲，然以節度之尊，而眷眷於辭壽，亦貽譏大雅，高駢平南詔，誅劉闢，似稍著武功，然崇信鬼神，比肩羣小，終不免於廣陵之禍。僖統之君如李特李雄，以異種而稱王，王建以中官之義子而稱帝，諱

縱孟知祥以叛賊而據地，俱非治蜀之才。

若必求全責備，其諸葛公乎，抱膝長吟，躬耕畝中，學而能養也，事先主而不仕吳魏，恥其爲賊也，鞠躬盡瘁，是其忠也，食少事繁，是其勤也，聯吳伐魏，是其略也，內無餘帛，外無餘財，是其廉也，七擒七縱而南人不反，能向德也，罪屢屢而受者不怨，斬馘讓而厚卹其家，不以私廢公，且嚴而有恩也，雖耕田南，而民不知兵，卒於行間，而吳人阻滯，勛績比伊周，功侔禹稷，爲治蜀以來所未有，若謂將略非其所長，陳壽一人之私言，殊非公論。

今之四川，較之蜀漢時尤爲嚴重，非治川省一隅實難固四川而復興中國，且必具有世界眼光，北控甘新以親俄，南憑滇黔而聯法，西顧藏衛以防英，始足以因應成軍，支持大局，於此非常時期，而求一治蜀長才，必也有諸葛公之才，又能如李德裕之補善器邊，趙卞之琴鶴入蜀，張乖崖之一錢誅吏，余玠之善守，吳玠吳玠之善戰，庶文武兼資，財政公開，庶善政始能如期舉辦，若乃井底躍馬之公孫述，愚闇無能之劉璋，寵任宦官之劉禪，中懷叵測李雄李特孟知祥，果信鬼神之占駢，謂仙人父之王建，七寶彌器之孟昶，殘殺無辜，害藏金銀欲爲富家翁之張獻忠，均不足以當此重任，今之苦心孤詣，經營省長者，允宜自問，爲名乎，爲利乎，爲一身乎，爲天下國家乎，兼其諸葛亮李德裕之長，抑或有公孫述張獻忠之短，一一叩諸心以下將來之休咎，恐汗登露衣，終夜不能安枕，若只知其利，不計其害，舉四川大利，欲私託一人，恐黃金時代已成過去，曷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鼎折足，覆公餗，吾不爲諸公賀，先爲諸公吊，且不僅爲四川危，而爲中國前

樂矣。

九、川賢平倭美談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
(日王先生於大公報)

四川鄉土史料，在抗戰教材上獨有的五大特色。

這真算：「天地之大，無奇不有」！鄉土史料在抗戰教育上，當然算沿海沿江各省縣最為豐富，然而奇緣巧合……，試把明末征倭和今日抗戰相互間的歷史淵源，比照印證起來，可以說：四川鄉土史料在抗戰同志們，一定特別的寶貴，充分去利用發揮，就是全國的抗戰的同志們，對於這，都會抱着無限的欣羨和鼓舞，一定會齊心協力，聲援四川的抗戰同志們，幫着光復故物，滌除倭寇所加於先烈手澤上的腥膻污穢的。

第一，明朝修廬溝橋是四川抗倭先賢的手澤；

七七事變的導火線……；廬溝橋，最初是成都抗倭先烈何卿先生在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奉詔營造的，當時的記載是：

「寇逼畿輔（北平），命何卿營造廬溝橋」。

何卿先生是明朝的「蜀中名將」，自襲職為指揮，以功累進至都督同知，坐鎮松潘，先後二十四年間，除暴安民，卹民懷遠，為川康屏障，自威茂至松潘，龍安，來道無不保數百里，勤慎廉明，恩威并用，軍民戴之若慈母。揚慎為作，「雪關嶺，歌頌其功德」。這且不表，「嘉靖三十三年倭寇海上，詔卿率家衆赴蘇松軍門，明年授副總兵，總理浙江

及蘇松海防，……………。

以上是選錄何先生的略史，固然明世宗想用這「蜀中名將」但是用法却錯了。何先生的舊部，是長於山地戰的，若授以海岸夜防的禦倭重任，定能大展所長，不幸是他担任海防，并且那時督視海防趙文華等，又是奸賊，當然忌越忠良，叫何老先生不能施展，但趙賊不久也被革職了。

第二，上海築城是四川抗倭先賢的手澤。

八一三的導火線……………上海，古來是沒有城的，那最初築城，是爲禦倭寇，最巧又是四川什邡縣抗倭先烈劉克學先生手鑄的，這和成都何卿先生修盧溝橋對照起來，真是奇事美談，「無獨有偶」的了！劉克學先生是嘉靖中進士，那時因禦倭，詔舉邊才……………因爲內地太平日久，官吏不習武事，所以借重邊才，劉先生原任德清知事，「以才調上海，值倭寇入犯，上海縣屬無城，克學日夜率民築之，工甫完寇至，乘城防禦，身中流矢，久之以病積勞致仕，而上海得以保全，士民祀之。」

劉先生因爲「躬冒矢石，奮不顧身，以致受傷，不能大展其用，也是那時最可惜的事，不過上海終賴劉先生得以有城可守，保障一方，眞算什邡縣不可忘記的光榮歷史！第三，平倭的重要關鍵是四川先賢和甯波蔣府先賢合作成功的：

這更是令人最感興趣，最有意義的一段故事，今日四川抗戰同志們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爭取最後勝利的偉大時代，撫今追昔，真有奇緣巧合之感，事實是這樣的，明世宗在開年便將叶相嚴嵩下獄的那年（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大澳汪直糾合倭寇，犯沿海諸郡

……欽縣，汪直是誘入倭寇的最大罪魁，陳東，曾一本，葉宗滿，徐海等是他的奸黨，不降揮汪直或招降他，倭寇是很難平息的。

嘉靖三十五年，命胡宗憲總督討倭軍務，那時有一位四川安居縣（清初廢縣併入銅梁爲今安居壩）抗倭先烈胡堯臣先生，以功升浙江布政使，訪知鄒屬秀才蔣洲先生，精熟倭島寇情，忠勇有辯才，和他密商招降倭寇及漢奸汪直事，蔣先生慨然許，與同鄉秀才陳可願先生均願深入寇地巢穴……時汪直據倭地五島，於是薦派蔣先生爲正使，陳先生爲副使，入海招降，畢竟把漢奸汪直誘捕歸案，正法於寧波，倭寇從這就失掉畫策，指引的奸魁，便一天天的衰退起來，咸繼光愈大徵諸位先烈，纔得以完成平倭的大功。後來胡堯臣先生以功拜都御史，巡撫河南，蔣洲先生不獨有功不賞，反被一個老嫗塗的御史趙孔昭奏參一本，說他專命往使，爲汪黨護惡，若不是唐順之先生力爭得赦，險被陷害，張鼎著「倭變志」特作「二辯士」專篇，末尾稱頌蔣洲陳可願兩先生：其胆力宏辯，再造江南，可祀也，」云云，足見倭寇蕩平，由於四川胡堯臣先生的知人和蔣陳兩先生智勇兼全的力量居多，我去冬在瀟溪小間，曾作七憤詩，最後一首的末尾詠到這事：

先民創業五千年，

托命兒孫億兆傳，

寧毀吾身爭絕續，

誓殲小醜靖風烟，

白江仁軌平倭史，

黃卷南塘紀敘篇，

入海將洲功不錄，

幽光蘊發後人賢。

蔣委員長的故鄉奉化，和鄞縣鄰接，也許和蔣洲先生是一族的，陳可願先生是否陳英士先生的同族，都覺得是很有趣的事，至於詩中係所引劉仁軌在白江殺得倭寇片甲不留的快事。

第四，以一個人的忠勇，保全閩南：

成都抗倭先烈杜嘉孝先生，是明朝嘉靖進士，初以主馬政及修澆牆有功，而改授武職，擢守閩南漳州，時倭寇已薄城，桂先生改裝乘間潛入漳州城，撫慰居民，中嚴戰守，軍民聞新父母官至，異常感奮，士氣大振，竟能擊退倭寇，屏障閩南，士民尸祝之，以功升浙淮鹽運使，增鹽課數萬，一介不取。諸位看，漳州仍是漳州，并未增加援兵，憑桂先生一個人勇於負責，有胆有識，竟把倭寇擊退，真是一箇忠勇勤廉的好模範，若是怯懦自私的人，遇有未到任而城已被圍，很可以自口實逃避這樁責任，圖自己安全，但是這位戚都抗倭的先烈……桂先生，真是一身膽略，滿腹公忠，那時他眼中祇看到城內的百姓要緊，並沒有想到自身的危險，心中祇感到責任的重大，毫不覺得倭寇的兇狠，是多麼偉大？

第五，憑口舌降伏倭酋屏障浙南：

還有一位功可受，值得表彰的……四川寧遠縣的抗倭先烈焦躋先生，是明嘉

靖中的黃士，也是智勇兼全，爲止峯所賞識，當着倭寇的侵擾浙南的時候，命焦先生做處州通判，處州兵少，若和倭寇鬥力，是不容易鬥過他，反而會暴露自己的弱點，會有屠城的危險；焦先生却以弱示強，有着唐宋宗簡從會突厥和郭子儀單騎見回紇的勇氣，以計誘降倭酋，處州得以無恙，這在形式上是憑口舌，其實他老的勇氣和正氣，把倭寇懾服了，所以他雖不過升到同知，不久以年老致仕，但世宗時常眷念他，下詔存問，也是他同階級的官們特有的光範。

我的感想

以上不過是舉幾個特例，其餘可歌可泣的抗倭美談，還多得很，我本想把這類經好的抗戰教材，……鄉土史料，從四刊起，寫成一些小冊子，但我的時間太不夠用，所以拋磚引玉的第一個例子，各省縣的抗戰同志們，若認爲這樣是值得提倡的，那麼請各就所知，各盡所能，異地同心，分工合作好了。

全國同胞，猶其是四川的父老兄弟姐妹們，我想諸位聽到這些美談，一定和我一樣興奮鼓舞起來，從心坎裏喊出左列的口號：

我們要追隨蔣委員長，成就更大的平倭事業！

趕快打到上海去，打到盧溝橋去，奪回先烈的手澤！發揮更大的光榮！

以同樣的精神，收復一切失地殲滅倭寇！

衝破敵人的陣地，去保護我們的同胞！

武力不夠的，也要憑着胆略口舌去懾伏敵人，分化敵軍！

民族國家萬於一切！拚命爭取最後勝利，復興中華民國！

十。雙十節與四川人

（三十年國慶日張羣）

孔子說：「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一世就是三十年，今年是中華民國三十年，恰是開國一世之期，所以對今年的國慶紀念，感想特別與往年不同。尤其是在抗戰最後關頭，正值湘北再度大捷，我們在歡欣鼓舞中來慶祝我們的國慶，又覺得格外興奮。

前人以三十年爲一世，而且垂視「世」的期間，是以三十年的期間，不很長也不很暫，新的改革，新的計劃，以三十年爲一期來結算總帳，最是相宜。所以往往把一世看作治亂的關鍵。換句話說，我們以三十年的時期作一個段落，去檢討過去、策劃將來，最爲適當。

說到檢討過去，我們覺得雙十節與四川人實有着最直接而深切的關係，在今天，大家都以四川爲復興根據地，其實不止是復興根據地，并且是建國的發祥地。我們敢斷言成功雙十節的國慶紀念日，其前因後果，四川人都出力不少。我們回想三十年前的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由此而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這真是晴天一個霹靂，解除了數千年專制獨裁的桎梏，建立了一個光華燦爛民主制度的國家，其實不止是普通時代的興亡，而是國體政體的大改革，民主主義的伸張，誠然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件大事，是一個最值得歡欣紀念的日子。回溯 國父領導革命的偉大功績，與夫各地先烈的壯烈犧牲，真是光輝日月，萬古

不腐，尤足使後人景仰欽服。就事實說，雙十起義的前因。實肇端於四川的保路風潮。當時四川的革命先進，藉着保路事件奔走其間，鼓吹革命，因而引起了武昌的起義，這是世人的公論，近代史學家所共同承認的。根據清鑑的記載，當時川督趙爾豐的奏牘明白的說：「川人藉爭路爲名，希圖獨立，并發自保商權書，意在叛亂，與爭路無涉」等語，這可以證明當時保路風潮的真實內容。假如我們把武昌起義比作一顆炸彈的爆發，則四川保路事件恰便是這炸彈的引火線，這是四川人與成功雙十節的事前關係。

武昌起義之後，雖各地民軍紛起，四川也宣布獨立，逼使清廷不得不與民軍議和，清廷始終并無誠意，一直到良弼被炸。清廷才決定退位。根據清鑑所記：「當袁世凱與民軍往復討論之際，北方之暗潮忽生，蓋其時清廷親貴如載瀅，載洵，載澤及鐵良良弼等，對於共和政體，均極反對，相與組織宗社黨，以良弼爲黨魁，此黨之人不特仇敵南方，且猜忌袁氏，國體問題發生，袁氏益爲該黨所忌，不有所解決，和議因之停頓。清廷更命曹錕率師攻山西，奪娘子關，入太原，窺皖北，倪嗣冲復率所部馳於潁淮之間，一面集兵河南，一面派師入陝，蓋合兩地之師，爲夾攻計，烽烟四起，和會解決無望，袁內閣陷於擱淺，蓋皆宗社黨首領良弼爲之也。十二月七日。良弼忽爲民黨彭家珍所炸。折其一足，越二日即死。先是家珍冒名奉天講武堂監辦崇恭，至西城紅羅廠良弼私宅拜謁，適良弼自肅王府歸，甫下車，與家珍相遇，彈發，炸良弼左腳立斷，家珍傷重即先死。良弼死二時始蘇。謂其母曰：「殺我者其英雄也，真知我者也」。旋語其妻席康誤霍曰：「我死不足惜，有清宗社從此滅亡，爲可憫耳。組織宗社黨稍有頭緒，欲實力進行，我即遭此慘殺，我死

，清廷亡矣，刺我者已死，我知之。言訖而卒。於是諸親貴人人自危，乃不敢昌言反對，清廷數開御前會議，時局乃急轉直下。我們看了這段紀載，不但彭烈士可歌可泣的事蹟令人景仰，當時情形的嚴重，也就可想而知。倘不因良弼之被炸，消滅了阻力，時局也不會急轉直下，和議何歸於停頓，大規模的戰事起了，革命雖然終要成功，然不知尚要流多少血，更不知還要經過多少時間；開國的紀念日正不必就在雙十，雙十節之爲國慶紀念日。由良弼之被炸。其性質始更確定。良弼被炸是在雙十節之後百餘日，而彭烈士又正是四川人。這是說四川人與成功雙十節的事後關係。

此外四川人如最先倡導革命的鄒容先生，與夫黃花崗死難的喻培倫，饒國樞，秦炳諸烈士，及歷次革命之役，四川人參加不少，就中護國之役。四川人又是發難之地。四川人參加的更特別多，更是支持這光榮紀念日。使之不致中斷的一件大事，不過這些事都爲世人所共知，不必詳細徵引。總而言之，這雙十節的光榮紀念日，四川人與之有最直接最密切的關係，是極明確的事實。

上面說過雙十節的成功不止是普通朝代的興替，而是國體政體的大改革，這個大改革，就是本黨革命的唯一目的。本黨的目的是要做到真正的民主，我們始終是要作爲民主主義而努力，而犧牲，直至今日，我們全國上下還正爲保持這民主主義而千辛萬苦浴血抗戰。抵抗獨裁主義國家——日本——的侵略。我們將不惜一切，以爭取最後勝利。最近湖北的再度大捷，更說明了我們的勝利愈益接近，愈有把握。所謂勝利，固然是指我們國家的復興，真能得到平等自由的國際地位，奧夫領土行政的完備。而其實義尚不止於此，就是

說我們不單是要求自己領土行政的完竣，而更要求這民主主義及其制度的發揚光大。所以我們受盡艱苦，抗戰了四年多，正就是完成我們雙十建國。創立民主制度的最初志願。在今天，世界上民主國家也正為擁護民主主義，保持民主制度，而大家合力同心，來制裁獨裁國家。所以我們抗戰的國際情勢，一天一天的於我們有利，侵略者雖同為最後掙扎，而我們確信真理能戰勝一切，這次湘北大捷便是一個明證。我們的勝利當然是絕對有把握。我們在三十年前今日，把中國數十年專制獨裁制度推翻，建立了民主制度的中華民國，時至今日，世界上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方各以全力爭取主義消長制度存亡的時候，除了歐洲的英國，美洲的美國，跨着歐亞兩洲的蘇聯而外，在亞洲方面，我們中華民國，已是民主集團中東方的唯一主要國家。大家要想世界上的正義不滅，要想民主制度的秩序不受摧毀，中華民國當然是亞洲的安定力，這在我們四年多的抗戰，更顯不出我們的力量和價值。這不是我們誇大，而是四年多鐵的事實，在國際的民主國家，也都對此有深刻的體認，所以都樂於援助我們。我們也正因為懷於所負使命之大，才能上下一心，於萬分艱苦中，一面抗戰，一面建國，使得各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尤其是軍事的愈戰愈強。

我們在抗戰吃緊中，負着有這樣大的使命，又懷着這樣大的志願，來紀念這雙十建國，光榮國慶，而這光榮國慶的成功，又與四川人有着重上述的種種關係，我們固然一面為四川人榮幸。而一面也覺得今後四川人的責任，更是特別加重。我們在三十年前師已作了建國的發動者，今天四川又被公認為復興根據地，我們應如何繼續過去的光榮，使之不墜，將如何負起以後的責任，來完成我們的使命，當此上一世屆滿，即是這一世開始之期，繼

往開來，除了檢討過去之外，更需要策劃將來，以爲這一世去亂求治的張本，本此意義，我認爲當前的我們努力最切要的途徑，是擁護政府田賦改制與糧食管理政策。

「抗戰以來，四川人民出錢出力，貢獻宏多，於兵役工役負重亦鉅，皆能體諒國難，踴躍自致，此種艱苦奮鬥，懷私急公之精神，非山足以殺敵致果，實亦立國興邦之要素，中正於備極軫念之餘，深切嘉慰。」這是委員長最近爲田賦改徵有所指示，對四川人民獎勵的電示。在這電示中，對川中士紳，期許尤切，命省府以禮爲維，使能共同宣達政府意旨，一方面又飭厲行檢舉，以防止弊端，顧全民力。在，委員長殷切獎勵的電示裏，見得四川人對國家的貢獻，是特別宏多，不爲什麼今天對田賦要改制。糧食要管理。而且這樣重視。一般的看法，以爲這是財政問題，是要以此充裕餉源，使餉源問題解決了，才能支撐長期抗戰，以圖取得最後的勝利。所以我們忍苦含辛，也得擁護政府的政策，這尙是一隔之見。我們要明白田賦改制及糧食管理的意太意義，最好引用 委員長本年六月在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開幕時的訓詞，委員長說：「我們現在要確立建國的財政基礎。必須將田賦收歸中央經營。國家財政收支系統亦必須劃分明確。然後國家才可成爲一個現代國家。」又說：「無論平時戰時，必須厲行糧食管理，如果國家對於糧食不能管理，民食軍糧就無基礎，這樣國家，決不能成爲現代國家，更不能維持其獨立生存。」並且特別指示，這兩個問題不解決，不僅是抗戰建國成敗之所繫，而且社會問題亦無從解決，所以更明白的訓示：「今後只要我們田賦與糧食問題能遵照政府法令，獲得根本解決，則其他戰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經濟，以及社會諸問題，就可迎刃而解。」這兩大問題的重點，是

已經委員長充分的說明了。這個固然是指全國而言，而我以四川主政者的地位來看，我以為在四川一省對田賦改制與糧食管理尤為必要，因為還有一僻四川最且接最要緊的意義，就是可以由此而為四川人民防止飢源，使其安居樂業。就歷史考之，四川在過去經過三次大亂。皆幾至人煙全滅。第一是兩晉間流民之禍。三蜀百姓死亡略盡，其源是由於民食不敷，遂互相掠殺，同歸於盡。第二是宋元間蒙古之禍。川省四路絕煙火者十餘年，而其致此之由，亦因兵禍而害及民食，遂互相殺掠，同歸於盡。第三是明末張獻忠之亂。全川人煙斷絕者十餘年，兵力所及，不出川東而數十州縣，而全川皆罹浩劫。亦由於卒盜蜂起，耕者無時，食料奇乏，殺人為糧故致相與俱盡。近代歷史學家論斷四川過去歷史上所罕見的三次大亂，都歸源於糧食問題而釀成這是多麼值得警心注目的事。再從另一方面看，歷代在四川主政的人物，除諸葛武侯之外，當首推有宋的張忠定公諱。史家稱之去則民思之，死則民祠之。方諸葛武侯之治蜀，亦無所愧，一實非過分之詞。而考其所以能削平大亂，整頓治理，實由其惠政及民，而所謂惠政，亦祇在能解決糧食問題。一公常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食艱，時斗米值錢三百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價糴之，奉為永制，逮今七千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稍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這是竊魏公所撰張忠定公神道碑的原文，其辦法恰相類於折徵實物。當時王小波李順之亂，地被兩川，為禍最烈，與前所說歷史罕有的三次大亂，幾於相等。賴張忠定公的兩次守蜀，終於把大亂平息，重歸治理。固然在軍事政治及其他方面都有難能可貴的成績，才能獲此效果，

而其能消滅懸患，與民休息的主要原因，確是在能先解決糧食管制問題，其後朱熹甚贊王晦叔治理益州的成績，謂曰：「盜賊屏竄，列郡皆外戶不閉」，也只歸功於王晦叔能奉行張忠定公管制糧食的成規，所以蜀民無復爲寇盜，照此看來，這件事實爲主持川政者必不可忽的一件大事，何況在抗戰吃緊的今日，大概因糧食問題而釀成大亂的原因，第一是生產不足，第二是有無不道，第三是因担負不均，而貧者日衆相率爲寇盜，第四是由軍糧害及民食，今天除經濟建設，努力生產，去解決第一問題之外，新制一經推行，則貧富之負担能均，而糧食既得管制，有無之調劑亦易，這第二第三兩個問題便可澈底解決，而同時更把軍糧與民食劃開，使之不相妨害，把第四個問題也解決了，至然永不會蹈已往的覆轍，釀成亂子，這要算是四川人最切身的利害，歷史已明白告訴我們，這是除弊重於興利，在改制之初，地方不肖份子或不免有藉端舞弊，因緣爲奸，侵蝕糧儲，苛擾閭里等事實發生，則是利民之舉，轉而病民，殊失政府改制的本旨，我們更要遵照委員長的指示，厲行檢舉，防止弊端，顧全民力，才能便這徵實與振政的實行，得到預期的成效，我們但爲四川一隅去亂求治着想，對這事已是不可忽略，自己當應想辦法，況是全國一致的政令，且與抗建前途所關甚鉅，所以不憚費詞，在這紀念國慶的時候，特爲提出此事來期勉吾川同胞。

上面已說過，今天的國慶紀念日，不但是正值上一世屆滿，下一世開始之期，恰又是抗戰最後關頭，且正是田賦改制糧食管理開始的第一年，我們回想三十年前因「保路風潮」而成功了政治的大改革，我們更應特別集中意志力量，來擁護這與軍事，政治，財政

，經濟，以及社會諸問題都有關切的田賦改制與糧食管理政策。我們把這責任，担在肩土，作爲這一世努力的起點，使得新制得以推行盡利，不作消極的。以爲四川稍隱患，抑且積極的能使抗建大業由此而達成，這樣方能繼續我們對雙十節過去一世的光榮，同時也是我們爲這一世去亂求治的正當打算。尤其是四川人，在過去已經過最大的努力，在今天，我們更該用這種奮勉的心情，來紀念光榮的國慶，才覺得親切，才覺得偉大，四川人保路風潮與夫炸死良弼。成功了雙十開國的光榮。這已是衆人所共諳的了，我們希望在這一世屆滿以後的人，於下世結算報賬的時候，能夠這樣說，「四川省的田賦改制與夫糧食管理。奠定了復興大業的基礎。」纔是四川人共同的光榮，也是四川人共同的責任，希望非人君子，共同努力。

十一。四川人

（三十年十月十三日新新聞社評）

讀蔣委員長對田賦征實之提示，再讀張主席「雙十節與四川人」一文，令人且感且奮，四川同胞、對於國家民族之貢獻，誠值自負，然而猶未足也，川人於此，應如何淬厲，以光先德。願尙有不能已於言者，則爲目前一般人對一四川人之一觀念。

抗戰以來，省外人士之移川者甚夥，此誠屬我民族性調和之良機。吾國歷史上此例不鮮：蓋以外寇侵凌一次，則吾民族即被大混合一次，優生之果，由是而肇。追溯四川之歷史，遠稽神禹之往跡，再證以漢宋各代之蜀中文物，則四川之士著，亦自有光輝。明末張

獻忠之亂。川人乃羅空前浩劫，數次屠殺之後，川中幾絕煙火，今日四川人之祖宗，大多爲當日之移民，誠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故如欲探尋神禹之遺裔，必登塗禹之山，窮岷江之源，彼披羊裘而逐水草者，實古代之川人也，若於內地求一純血統之川人，則幾乎其不可得矣。再以四川之自然地理言，長江上游，橫貫其中，黃河上游，經其西北，夫江河之浩蕩，支配整個之中國文明，川人飲之，而江河流域之同胞亦飲之，吾徒見四川人之有以異於各省同胞也。

所不解者，乃一般淺見之流，一道及「四川人」，即有不足齒之慨，彷彿中國之有「四川人」，一如印度有不可觸之賤民，甚至身爲川人，若祖若宗，生於斯，食於斯，亦羣起而和，居然「爭向城頭罵漢人」矣。四川人卽不肖，又何至如若輩之所指。夫四川非四川人之四川，乃中華民國之一省，四川不能離國家而存在，在抗戰中之中華民國，又怎能外四川人而罵之？所幸者，此淺見之流，原屬少數，幸未足爲團結之害。

抗戰以來，四川已躍居爲民族興根輳地矣。川人悉爲此根據地之土著，理應認其綿綿，以貢獻於國族，彼移居而來之同胞，固國家之義民而黃帝之胄裔也，無居，則川人居之，無食，則川人食之，川人又曷嘗排外耶？吾見乎有清一代，外籍之仕宦於川者，既富且貴，而不願歸故鄉，乃置田產以貽子孫，賓主之間，怡怡如也。今之四川人而跨籍兩省者亦多此輩，若以四川爲排外，則蘇氏父子，不必寄籍於眉山故里，而薛稷書亦不能懸碑於枇杷門巷，蓋蘇之祖先非川人，而薛則爲外籍之孤女也。如以異鄉之狄，一齊衆楚，高視闊步，必欲見人而耳提脚跌之，其引起反感也固意中事，此而曰排外，亦何異以奴隸之

心得人哉。

或又以「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爲川人好亂證，吾竊謂祖國爲斯言誠不爽其歷史之價值，但此不足衡今日之四川人也。蓋昔者四川僻處西陲，因交通梗阻，乃政府縣長莫及之區，且以土地肥沃，生息滋蕃，而野心家乃資爲造亂之源，然而曠觀史乘，亂川者非川人也，川人良善，徒爲野心家之犧牲品耳，今則不然，四川爲陪都之所任，亦中華民族之首省，在中央直接控制之下，乃我抗戰之支柱也，抗戰以來，川入之出錢出力，誠如蔣委員長之所提示，立國興邦之要素，方在於斯，若有人尙觀歷史上之成語，是無異對於國策發生懷疑，徒見其罔識大體也。

中國古代文明，自西而東，海通以後，革命高潮，自南而北，而四川爲得其偏，然而四川先民之貢獻於文明，貢獻於革命者，亦自有其千秋，抗戰軍興，政府西移，國內文化教育機關及優秀之士，亦踰夔門而入川，今日四川縮數南北爲抗戰之據點，其重要實在歷史上尙無先例，故建川卽以建國，朝野之斤斤於開發四川者，亦以此也。過去吾國建設，恆偏於沿江沿海，致強寇深入，轉資爲用，經過此次血的教訓後，卽它日抗戰勝利，而四川亦不失其爲新中國之重心，向日之珠江爲革命策源地者，今乃不能不以長江上游之四川爲抗戰之據點，此不僅時會使然，亦由四川經濟豐富，人口衆多，有足以糾之耳。是則又安可否認中華民族之國魂，不在夔門巫峽以內乎！抗戰未已，四川人種國之日方長，必強調四川人爲中國人中之最無希望者，亦何不思之甚耶！

昔蘇軾張益州畫像記曾引張方平之言曰：「民無常懷。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難。」

於是待之以盜賊之章，而繩之以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滿竿令，於是民始忍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專意於法律之外而威劫其民，吾不忍爲也。張氏之待蜀人者何深，愛蜀人者何厚！古今形勢，雖不相侔，然而肝胆秦越，非地性之所能限也，故吾甚願有官守之外籍人士，以張公之心爲心，即無官守者，亦應知人與人之相處，亦惟有相見以誠耳。

雖然，吾爲是言，非爲不肖之四川人張目也，吾誠不能必四川七千萬人之盡爲良善，但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詎可以少數而概及全體，區區之意，蓋欲我同胞上體領袖愛護川人之心，泯除畛域，捐棄成見，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尤願川人，更昭自愛，須知人必自侮，而後隨之，所謂一止謗莫如自修一是也。若以爲無的放矢，鄉土之念難移，部落之習未改，有意唐突於人，則吾豈敢！

十二。四川人應該奮勉的兩件事

（三十年十月十六日張表方）

我近日看了兩篇關於四川人的文章，頗有所感，一篇是張哲軍先生的一雙十節與四川人，一篇是新新聞十月十三日的社評一四川人。

一雙十節與四川人，中間最精要一段，是說雙十節的成功，不止是普通時代的興替，而是國體政體的大改革，這同大改革的目的，是要做到真正的民主，我們始終是爲民主主義而努力，而犧牲，直至今日全國上下還正爲保持這民主主義而辛苦萬苦浴血抗戰，抵抗

獨裁主義國家的侵略，又說我們的不惜一切，以爭取最後勝利，所謂勝利固然是指我們國家的復興，真能得到平等自由的國際地位，與夫領土行政的完整，而其意義何不止於此，就是說我們不單是要求自己領土行政的完整，而更要求這民主主義及其制度的發揚光大，這一段文字把一般人忘懷已久的辛亥大改革的主要目的和至今多未明了的抗戰四年多以爭取勝利的最大意義，明明白白地提醒我們，昭示我們，這是何等的重要而切實。

但是目前的政治是不定已經民主化呢，試看上級機關的用人，無論省與省以上多半是在選私人的派系，下層如地方鄉鎮長等，更是用政團力量，去抓着士劣和胥吏，國民黨政會省黨議會的職權，都很微小，雖匡衡救時的言論，有時亦不能自由，或反因而獲罪，實在與民主主義離得尚遠，四川人如果不忘先烈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民主主義，如果知道因爭多的抗戰，不辭艱苦，不憚犧牲的最大意義是民主主義，那麼政治民主化，四川人應該起來要求實行，並且使他發揚光大，不能再苟安倖容，這是四川人應該奮勉的一件事。

一四川人一文，是不滿意外省人士，外省人常因此而引起四川人的反感不少，實在應該改良。但是我以為四川人宜多看到外省人的長處，趕快去學他的長處，不必與他們爭意氣，就我的考察，四川人於政治於教育於實業在技術上多不及外省人之處，例如四川的高等農業學校辦過多年，而在民國二十五六年，改良黨總使他復興的，實在是安徽的尹其銘先生，和幾位外省朋友，又如省立南充女子師範學校辦了好幾年，很是平常，而在民國二十六年七年江蘇曹錕先生來任校長，延致一批外省教員，他們的教授方法的良好，和康慶的設備，改進了附近縣的小學教師，其他工業農業方面，像這樣的事情也不少，更舉

「細事來說，我記得成都，在民國二十六年時候，江漢浴室裏面的工役，都是下江人，做事周到，明湖春餐館的經理是北平人，招呼顧客，極其禮貌，今年再到兩處去就大不同了，也可以說技術不如人。」

四川人的聰明才力，並不見弱，只因交通不便，少能出省去學習，往往安常習故，固陋在政治教育實業各方面，甚至於商店店員等，大多數人的技術，與外省人比較起來，都不免於落後，今天他們因為避難，都進四川來了，這是他們極大的不幸，而是四川人極好的機會，大家應該虛心致力去學他們的長處，來補足我們的短處。四川天天在張川康經濟建設，惟恐建設的事業不多，試問將來抗戰勝利收復之後，外省在四川担任建設工作的人，大部分馬上冒走，留下來的建設工作，是不是歸四川人去接替，今天不趕快學習他們那技術上的長處，並且學習他們精神，將來拿甚麼本事，去接管這四川康即是建設國家的重大工作，難道聽他停廢下去嗎，若不是看到外省人的長處，只是責備他們的短處，究竟我們何所得，況且南京武漢和繼失陷以後，來到四川的外省人，都是家破人亡的難民，都是不肯降敵的義民，是難民應該原諒他們，是義民應該敬佩他們，總之這些個難民趕快去學他們的長處，準備着接替建設川康經濟的重大工作，這又是四川人應該奮勉的一件事。

十三．歷史上之四川人物

彭革陳

四川歷史上有名之人物，在吾人腦海中，其印象較好者，楊馬蘇李，蓋四川山水奇秀

，富有詩意，對於詩人之孕育最爲適宜。而此四公卓犖之天才，在文學上之成就沾益後人又極大，故吾人聯想自極容易。次則雖非蜀人，而入蜀以後，詩得山川之助，境界轉益奇肆，如杜少陵放翁世所稱爲愛國詩人者，人所共知，無須贅述。又如高適岑參兩公，詩挾幽并之氣，格調高古。宋寅山谷奇崛自喜，後人尊爲江西之宗祖，亦皆先後爲達官或邊臣，故詩人而不入蜀者殆爲例外，他如陳子昂之高蹈於初唐，韋莊諸詞人之入蜀，又其次者。可知四川一地，不僅本境產生偉大之文人，即他省之人一至其地，亦往往乞靈於岷峨，假寵於蜀江。洵山水之神窟而文藝之聖地也。

惟今何時乎？非抗戰建國成功以前而工作艱苦之時乎？文藝固吾民所需要，而立功立業之人尤爲急需。竊願介紹，以資形式。諸葛公與李衛公二人處將相之尊，卓然不群，諸葛公之治蜀與平定南蠻，其重要人類能言之。至李衛公之建籌謀，以拒南詔及吐蕃，非人所能盡知也。

諸葛衛公均非蜀人，而立功於蜀土，其以蜀人而抗拒強敵，隱然係一國之重，功名不限於蜀土者，只宋代之張魏公與虞允文。魏公綿竹人，出將入相，其所援引，多名將名臣，平生力排和議，以恢復中原爲己任，論者以比諸葛，虞允文仁壽人，采石之捷，俾南宋轉危爲安，論其功烈，唯謝玄淝水之役可以比擬，周公瑾赤壁之屢兵尙非其倫，至其出將入相，忠勤時事，亦張魏公之儔匹。此兩公者，文武兼資，在蜀土中，尤爲傑出。今四川將士出川抗敵者實不乏人，切望恢復其志氣，能與兩公比較，則巴蜀之光榮也。

開蜀土之文化，在教育上有開物成務之功者，在漢文翁，在宋爲韓了翁（蜀蒲江人）

，非陳之廖季平先生，經學大師也。其在王經旁而有特殊貢獻者，如大禹之治亦以和濟中國，李冰父子之築堰，蜀民於今受其賜。據李希祖先生之考證，則蠶桑之利以衣被天下，亦蜀土發其端。如教育如王程如水利如農桑，皆建國重要之部門，茲筆者特於此時節重提申考，則諸葛亮與李公伯兩公，此謂讀出師表而不下淚非忠臣，讀陳體表而不下淚非孝子。中國文化之最高表現爲忠與孝，歷史上可證之事跡，其熱烈壯勇，同於西洋爲愛情而犧牲，或爲宗教之熱忱所鼓譟，臨從容以效死，慷慨以赴義，均以忠孝爲原動力。精神總動員綱領謂應忠於國家孝於民族，乃原意義之擴大充實。而出師與陳情二表，即忠孝之結晶，血淚寫成之文學，唯此足以當之。中華民族所以歷經外族侵略始終脈而復起，今茲以裝備不足之事實與中寇作殊死戰。讀最敗勝利確有把握者，卽憑此種精神。李密爲蜀之健爲人，諸葛籍隸琅瑯而於蜀中有遺愛，亦可謂爲蜀人，本此東精神而奮揚光大，尤蜀士特有之責任也。

總之，四川之歷史人物，亦猶其他各省，有其優點，亦有其弱點，漢書地理志所述之輕易浮淡，偏陋柔弱，是否確證，當今是否異於古昔，均非此篇所欲敘述，特當此抗戰建國愈益艱鉅，蜀土人民應奮發之際，略述歷史上抗戰最爲赫赫之張虞二公，對建國方面最有基本關係諸葛及李密二公，以爲吾輩之矜式，卑之無甚高論，僅亦賢豪者所不棄歟。

十四。四川先亂後治的我見

葉育之

顧祖禹云：「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爲川省特殊情形，是說也在歷史上雖有不少的事跡可尋，最顯然是明末流寇之亂川，以及清末探路之風潮等事，足以證明「天下未亂蜀先亂」一語，爲川省歷史上之原則。

又從四川地理上觀察，此說亦不無理由，蓋四川地大物博，開化較遲，計自周末，川省尚未開闢，秦漢伐蜀，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由夏禹以至秦初，經過一千餘年，四川還是僻壤，還是戎狄，後來到了西漢，文翁治蜀興明堂石室之化，史家纔稱「禮樂施於齊魯」川省到這時纔真正開化，於是在漢時產生了有名的司馬相如和楊雄兩個大文學家，又產生了製中和之樂的王褒大音樂家，同時蜀材之美，甲於全國，蜀錦之名，著稱於世。但考四川開化較遲的原因，完全是受着自然的限制，交通的不便，司馬相如說：「道里遙遠，山川阻深。」諸葛武侯亦說「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就是真詮，由西漢到民國一千餘年，川省仍是受着「道里遙遠山川阻深」的限制，又因「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於是造反的英雄，割據的豪傑，都以四川爲「四塞之國可攻可守」此輩彼奪，循環無已，於此又足以證明「天下已治蜀後治」一語，爲川省地理上的原則。

依余所見則「先亂後治」之說，迄今已成過去，不能成爲爲四川歷史地理上的原則。茲引歷史反證我之所說，例如東漢黃巾之亂，海內鼎沸，惟荊州劉表，西蜀劉璋，境內安謐。及魏晉以鍾鄧伐蜀，以王濬爲益州刺史，然後樓船東下平吳，王濬樓船下

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統一中國，可見蜀亂是在天下之後，蜀治是在東吳之先了，此其一。

廣觀歷代野心之士，據蜀自雄稱帝稱王者多非川人，計自漢公孫述（扶風人）劉焉（竟陵人）蜀漢劉備（涿縣人）晉之李雄（略陽人）司馬勛（溫人）梁之劉季連（彭城人）蕭紀（蘭陵人）唐之劉闢（籍貫不明）楊師立（籍貫不明）五代王建（陳州人）孟知祥（邢州龍岡人）宋吳曦（隴干人）元之義加台（蒙古人）明玉珍（隨州人）明之張獻忠（陝西延安人）等等，盡屬他省之人，可見亂川者非川人也，此其二。

四川縣史有一個嶄新的劃時代，就景明末清初之際，張獻忠及其他匪寇之大屠殺，被殺者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人煙盡絕，幾三十年之久，現在的川省人，乃是當初「遺四川」的各省人，其中以湖廣籍較多，現時欲覺真正之四川人，須於未遭屠殺之地域求之，度難得其一二，據此則先亂後治之說，在時間上已成過去，此其三。

再就四川地理上以反證我之所見，四川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塘灘滄之虞，在昔為中央政府鞭長莫及之區，於是造成歷代割據的局面，而為先亂後治之一證。

以余觀之，四川非坐守之地，顧祖禹曾云：「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坐而守之則必亡於亡。」例如秦以兼諸侯則先并蜀，晉欲滅吳，則先舉蜀，桓溫劉裕有問中原之志則先從事於蜀，符堅有圖晉之心則亦兼吳益矣，宇文泰先取蜀遂滅梁，隋人痛巴蜀之資為平陳之本，使唐莊宗滅梁之後先吞蜀，宋先滅蜀然後并交廣，以上諸例，足以證明據有四川方可爭衡於天下。顧祖禹又云：「李勢恣睢於少

城則亡，誰縱踴躍於內水則亡，王衍妄符於國中則亡，孟昶逸遊於國中則亡……未有強隣壓境大敵在前，而保其險塞可幸無虞者也。」由此觀之，足以證明四川非坐守之地，此其一。

諸葛武侯勸劉備取蜀以爲根據地，然後東取荊州，北出岐山，以免王業之偏安，故上表云：「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此足以證明四川非偏安坐守之地，此其二。

四川爲中國之四川，在今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口號下今後誰敢閉關自守，「無空防即無國防」就有山川險阻，亦無從守起，遠之如長城南口江陰砲台誰能夠阻日寇不內侵，近之如馬其諾防綫，星加坡要塞，不崇朝而失守，處此立體戰爭時代，何險之足恃，故余云：四川非坐守之地，既非坐守之地，今後孰先倡亂，則孰先毀滅，孰不就範，孰歸淘汰，蓋四川已非前此「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之四川矣，此其三。

最後吾人應確信「人定勝天」之義，推翻以前「先亂後治」的歷史，發揮川人以往革命歷史的光榮，動員全川人力財力物力，造成「四川爲民族復興與根據地」的新歷史定則。

十五。五年來川人對抗建的貢獻

業育之

四川爲民族復興與根據地，同時又爲長期抗戰的支撐地，自七七事變發生以來，業已五載有餘，川人對於抗戰建國者究竟有若干貢獻？當爲各界人士所樂聞，茲向四川黨政軍民各方面調查得來確實數字，分別批露於下，以供參考：

(甲)有力出力

一、人力

1. 征兵

此次川省先後出征部隊及征送壯丁，已達口百萬以上，担任各個戰區，有「無川不成軍」之諺，川軍之多，爲各省冠。（數字根據川康綏靖公署發表）

2. 征工

自二十六年抗戰起至本年止，川省因奉命修築機場公路及國防大小工事，統計歷年征調各縣民工共計在口百萬以上。（數字根據省府征工事務管理處報告）

二、地方

1. 增產糧食

省府於二十九年冬季，責由農業改進所，辦理糧食增產工作，據統計結果，是年共增加冬糧一百五十餘萬市石。三十年度擴大辦理增產工作，特成立糧食增產委員會，統籌主辦其事，據該會報告，估計全省之增加食糧約九百七十餘萬市石。（數字根據省府最近公布之川省糧食增產實施方案所載）

2. 興辦水利

二十六年八月川康農田水利貸款委員會成立以來，主辦農貸工作，二十九年十一月該會奉命與水利局合併，截至三十一年四月底止，五年來用去各項水利工程費約爲三千三百萬元，統計受益田畝約爲五千七萬畝。（數字根據四川省水利局報告）

3 土地超溢

川省年來已完成簡陽清丈者，計有成都華陽新都彭縣五縣，共計溢出生產地面積四十四萬三千餘畝。已完成土地陳報者，第一期有溫江等七縣，第二期有資中等十三縣，第三期有大邑等十二縣，就中各縣出畝之增加，最多者達三十萬畝，少者亦在八千畝以上。

（數字根據省府地政局報告）

4 開墾荒地

川省於二十九年十一月以後，設有平北墾務管理局，雷馬屏峨墾務管理處，東西山墾區辦事處等，並組有墾區測量隊，現已勘測之墾區面積，計有三十萬畝，本年擬在各墾區共同安插墾民二千人。

（數字根據省府施政報告）

三、物力

1 開辦驛運

川省於二十九年九月成立四川省驛運管理處，先後開辦者有渝廣，新渝，渠萬，奉建各水陸文綫，共計里程長二千二百一十二公里，各綫業已開始運輸。尚有成灌，成雅，荊黔等綫，計長六百一十三公里，一俟運輸工具如駝馬板車等準備齊全，即行起運。（數字根據省府施政報告）

2 汽車征調

抗戰開始，四川公路局除奉命調撥四十八輛汽車出川供軍運外，並由西南聯運大陸商行貿易局及其他借用一百一十餘輛，以作商運，以致留川車輛，供不應求。（數字根據公路局長牛錫光向本市新聞

界報告)

3 船舶征調

抗戰以來，征用川省船舶主要用途為軍事運輸，每月征用最盛時有口百隻，載重量約四千噸左右。(數字根據省府施政報告)

4 外銷物資

查四川特產之生絲羊毛桐油各項，向為外銷物資大宗產品，抗戰以來用以換取外匯資糧，至為重要。計川省年來提倡蠶桑，每年已可出產生絲二萬担，羊毛三萬石，桐油一百萬石，如以現市平均價格生絲每担一萬元，羊毛每担五百元，桐油每担四百元計算，其總價已在六萬一千五百萬元以上，其貢獻於抗戰前途者至鉅。(數字根據省府施政報告)

5 捐獻軍實

四川省動員委員會於三十八年，共徵募捐獻銅四百五十七市斤，廢鐵三十九萬零八百磅，一市斤，及一萬三千三百零八公斤，棉絮一千零七十八市斤，廢布省絲部募得廢鞋四萬八千九百八十雙，廢布七萬五千五百磅，(數字根據四川省動員委員會及省黨部報告)

6 捐獻醫藥

四川省黨部及動員委員會，共募得中西藥品一十六萬一千二百件，外醫藥代金十一萬五千元，已送前方。(數字根據四川省黨部及動員委員會報告)

(乙) 有錢出錢

一、應募公債

川省自抗戰以來，應募公債，其數目甚鉅，計自三十八年起，至三十九年止，共募得公債，其數目如下：

1 救國公債 係二十六年發行，川省認銷額為一千七百萬元，十七年底，奉令

像此募集，計實額四萬餘萬元，用助抗戰。

2 建設公債 額共八萬兩，奉計發行共五百萬元，用以辦理本省交通建設

事業。

3 整理債務公債 額共九萬兩，發行五百萬元，用以換償川省舊債。

4 四川省興業公債 額共三十萬兩，發行一百萬元，用以興辦本省經濟事業。

5 臨時公債 額共三十萬兩，發行一百萬元，用以興辦本省經濟事業。

6 同盟勝利美金公債 額共一百萬元，發行一百萬元，用以興辦本省經濟事業。

7 同盟勝利國幣公債 額共一百萬元，發行一百萬元，用以興辦本省經濟事業。

以上各項數字，係根據四川省政府財政廳教育廳統計。

二、節約儲金

1 節約儲蓄金 川省自二十九年九月創辦分會成立以來，截至三十一年六月底止

已推行儲蓄六千六百三十八萬元。

2 美金儲蓄券 本年開始推行，業已儲蓄美金三萬餘元。

3 有獎儲蓄券 現已發行至十二期，每期總額為五百萬元，其中以川省購儲額占

最多數。

三、自由捐款

1 飛機捐

(以上各項數字，係根據全國節約建國勸儲委員會四川省分會統計)

川省自二十五年冬為購機航振，曾集款捐獻蜀一蜀二蜀三飛機三架外，二十八年，復由中國航空建設協會四川省分會發起全川百架獻機運動，截今已收得獻機捐款七百餘萬元。又該會自二十六年一月起，至本年六月底止，已收得會員費一百三十三萬餘元，又截至二十八年六月底止，又經收全川公務員飛機捐二十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五元。(數字根據中國航空建設協會四川省分會統計)

2 寒衣捐

四川省勸募委員會於二十八年兩季，共募得寒衣襪約九十五萬元，業已解送前方。(數字根據四川省勸募委員會報告)

3 慰勞金

四川省勸募委員會於三十年發起春節勞軍，統計全川募得八十六萬七千餘元，該會又於三十一年發給出征軍人家屬士萬戶慰勞代金，每月發給十元，約計為一百萬元。(數字根據四川省勸募委員會報告)

4 七七獻金

抗戰以來，全川各市縣所收此項獻金歷年雖無確實統計，但捐獻當亦不在少數。

5 其他

除去上列各項捐款外，其他如免役金以及隨時隨地之自由捐款，此刻無法統計，遺漏尙多閱者諒之。

(丙)有糧出糧

一、徵購糧食

三十年度全川徵購總額爲一千二百萬市石，截至本年四月底止，已收稻谷約一千三百三十七萬四千市石，又雜糧約六萬一千餘市石，實超收一百四十三萬市石，川省徵實成績列爲全國第一。又三十一年度徵額定爲九百萬市石，陸續定爲七百萬市石，臨時加收一成，共爲一千七百六十萬市石，自九月十六日起開始徵購。(數字根據財政部四川省田賦管理處統計)

二、捐獻軍糧

四川省二十九年年度捐獻軍糧委員會，成立以來，截至三十一年七月七日止，各縣市共徵解稻谷七萬零六百四十九石五斗九升二合，白米一千九百八十八石零九斗，雜糧一千五百六十五石七斗九升，又代金三百二十三萬一千四百零二元六角六分。(數字根據四川省二十九年年度捐獻軍糧委員會報告)

(丁)精神慰勞

一、優待征屬

抗戰初起，對於出征家屬，每戶每季發給優待谷二市石，近年已改發優待金，其他優待事項，如每半年節宴會餽送食品，後方軍隊組織代耕隊，出征軍人家屬免一切臨時雜捐，收租不滿一百市石者免繳積谷，房主不能勒令搬遷，債主不能強令還債，各機關學校代寫家信等等，出征家屬既有優待，前方官兵精神自得安慰。

二、寫慰勞信

四川省動員委員會於二十八年，送出慰勞信一萬二千六百五十八封，以外各機關學校自勸發出者尚不止此數。

三、寄贈書報

四川省動員委員會於三十年五月彙送一批，本年又送出書報一萬三千七百餘本。

四、組織慰勞團

四川黨政軍民於三十年組織前綫慰勞團，分南北兩組出發，到華北華南各戰區，攜帶大批獎品，並印發「四川黨政軍民四年來抗建工作報告書」敬告出征全蜀將士，以資慰勞。

(戊)犧牲奮鬥

抗戰以來，業已五載有餘，在此五年過程中，無論南北各戰場，無處不有川軍足跡，而每一重要戰役如晉東，晉南，上海，江西，台兒莊，湖北，鄂西諸戰役，亦無役不有川軍光榮的戰蹟，傷亡官兵亦在口萬以上，劉故司令甫澄因勞致疾，逝世漢皋，王將軍之鍾，殉難於滕縣，饒將軍弼臣，成仁於淞滬，其他如蹇團之在山西，先營之在上海，皆全體犧牲達成任務，以報祖國，其間可歌可泣之事，因篇幅所限，不克一一寫出，留待抗戰結束川軍凱旋歸來，再為撰文記載，綜計五年以來川人所貢獻於抗戰建國者，略如上述，惟掛一不漏萬，尚希閱者諒之。

各界如有函詢之處請交成都燈籠街合德里附一號葉育之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初版

四川人

每冊定價 陸元

(外縣加郵費叁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纂者 成都葉育之

印刷處 四川帳表工業社印刷廠

寄售處 成都祠堂街春熙路各書局

12/3/33

漢書

6

444

12/3/33

漢書

444